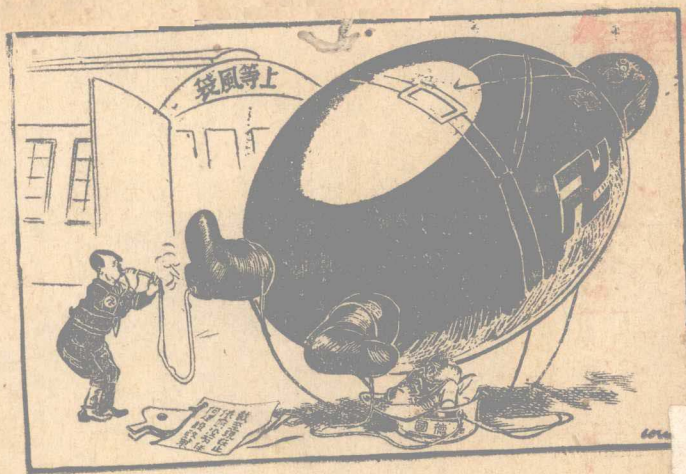


王之畫漫

筆征希特勒

增刊第四號



時與潮社編印

1940.1.16.

大衛·羅筆征希特勒（介紹序）

沈默譯

大衛·羅(David Low)是世界上現在還活着的漫畫家中名聲最大的一位，他不用等到六年的今天就已識破了希特勒。他從希特勒以及整個納粹體制一登台的那個時候起，就把他們看穿了。到現在，他還在繼續的攻擊他們。

原編者

一般人都認為漫畫家就是一個爲刊物繪畫的人。其實，繪畫祇不過是漫畫家工作中的最小一部分，就好像撰稿是新聞記者工作中的最小一部分一樣。漫畫家也像新聞記者似的，起碼應該是——假如他是一位稍微有價值的人——一個教師。他相信他有話要講，他有充分的自信力，他也有勇氣來公開在刊物上對幾百萬聽衆說他所要說的事情。

(1)
所有一等的漫畫家，像一等新聞記者一樣，對於某些政策和原理，是和公衆心心相印的。有些原理和思想，他可以不惜任何犧牲來擁護——更有些，他並不因爲有任何給酬而即予以擁護。所以我們如果一提及羅氏，就可以連想到他的對於希特勒主義的攻擊和對於社會正義的擁護。凡不許他盡性發洩他對於民主的熱烈擁護和對被壓迫民族——

無論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高度同情的報紙或老闆，他是不能給他們繪畫的。

羅氏對於「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工作能這樣的長久並且能有這樣驚人的表現，實在爲該報老闆華文布魯克(Lord Beaverbrook)爵士抬高了不少聲價。

羅氏的漫畫通常和該報其餘部分的整個論調是完全矛盾的。

一個大漫畫家和一個大新聞記者一樣——須有他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並須有支持他的信心的勇氣。而且這也不同死難的一剎那動人情景，祇要對他的信心支持一次就可了事，而乃是每日每時都要對他的信心支持着——好來反對要參加私人意見的老闆；反對要將意見「稍有改變」的編輯；乃至反對這樣的一種人們，他們說，「爲什麼他一時一刻都不離開政治？」反對這樣的種政府，它說，「一切都不安定。我們不要開罪於獨裁者們。」

我們在這裏從「標準晚報」——羅氏的最近漫畫幾乎都是首先刊登在這個報上——的通信欄，稍微摘錄幾段，就可看出一些人怎樣的在對他攻擊着；他是從希特勒一上台就開始攻擊希特勒的，也正因爲他對希特勒從上台時起就予以攻擊，讀者才對他來攻擊。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羅氏曾有一個漫畫引起了一場風波，那個漫畫是畫着希特勒正在幸災樂禍的旁觀着國聯大火災，並且說：「國會起過火——這裏爲什麼不能呢？」

在『標準晚報』十月二十日那天晚上，登載着一封愛塞克斯（P.C. Essex）先生的通訊，他說：

「編輯先生：你對於你的漫畫家的粗俗作風，不能夠有以遏止嗎？像在今天晚間所刊載的那幅漫畫是含有惡意的成分的，真是極盡詆譏之能事了。我並不是替希特勒辯護，但在德國態度尚未決定的今天，像這幅漫畫的作風，敢說是最壞的了。」

「……同時請你轉告他，今後不要再弄去獨斷臆造，使人認為他是一個最可憎惡的卑劣的粗俗的人。假使不幸我和他同在一個報館裏，我必會這樣告訴他的。」

三天後，有一位名叫查理士（E.W. Chalis）的來信說：

「因為我是一個商人，所以我認為應當請問你，羅氏的漫畫是否打算改善我們對他的關係。我以為他的漫畫是表示英國對德輿論的一種錯誤的印象。希特勒是代表德國的，我們應該對之尊敬呵。」

兩年後，情勢更壞了，道格拉斯爵士（Lord Alfred Douglas）來了一封信，刊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的該報上。他說：「編輯先生：為什麼你一方登載像命題『歇斯底里亞』那樣極穩健而正確的大稿，而在另一方却又繼續刊出羅先生所加諸你的讀者們的愚呆漫畫。」

「為什麼公然讓這個妄誕的人以他的愚蠢辱罵，來激怒你的讀者們呢？——道格拉

斯謹啓。」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間，伍德勞克神父（Father Francis Woodcock S.I.）開始以教義來攻擊羅氏了，因為羅氏出於憎恨之心，畫了一幅帶有『侮辱性』的獨裁者漫畫。於是羅氏畫了一幅漫畫來答覆伍德勞克神父，他把伍德勞克神父繪成他的每週擬定漫畫題目的外交顧問。遂之，伍德勞克神父又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致書羅氏謂：『當我們政府爲了獲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對世界和平的合作正在進行艱難的談判時，而來對德意獨裁者有所侮辱，這種行爲既不是「外交的」更不是愛國的……請你不要變成一個世界和平的「頭號敵人呵」。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禮拜三那天，羅氏畫了一幅漫畫，他把墨索里尼繪成一個旅館主人，腰佩短劍，在歡迎着張伯倫。並在旅館的牆上掛着一幅波耳查（Lucrezia Borgia）的像。於是海軍總司令普萊斯頓（Admiral Sir Lionel Preston）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作書『標準晚報』報館主人謂：『無疑的，就是不登載這種漫畫，也不至影響到你的報紙銷路，但其意義倒是很重大的。羅氏在禮拜三刊出來的那幅漫畫裏所提示的態度對於時時保藏此君作品的首相是毫無裨益的……這一幅漫畫完全是增加惡感的刺激物，是他所繪的許多漫畫的一個代表作，他煽動是非以便留爲他將來造成更多漫畫的機會，但結果却適予目前獨裁國家的報紙以豐富的報復資料。』

偉大的漫畫家是代表一個力量。他的思想是用筆表達出來的，他的力量是活現在紙上的。他所繪的漫畫可再版百萬次，而每當他的漫畫一發表，又可能造成百萬次的小規模爆裂。雖然這裏包含着贊成的爆裂，也包含着仇視的爆裂。它是永遠要爆裂的，因為一個漫畫家的主要精神是『攻擊』，而不是『擁護』。假使一個大漫畫家，他祇在致力於表示滿意或贊成，那就無乃太幼稚乏味了；假使讀者們常常要求一個漫畫家來『改變作風，說點快樂的事情』，那就失去漫畫的真正意義了。關於『快樂的事情』你滿可請教於戲館藝人或咖啡店的老闆。可是向漫畫家你就僅能請教諷刺的事情。不幸的是，世界上的罪惡和弊竇竟使好多的漫畫家忙不開交呵。

漫畫家是以攻擊他人為生的，但他也是最先被人攻擊的人。集中營和打罰是法西斯國內給予漫畫家的報酬。在一個國家內漫畫家仍能攻擊，新聞記者仍可非難，就是一種民主的象徵。如果漫畫家不再譏諷，新聞記者也不再攻擊了，那就是民主主義者應該留神的時候了。敵人不是在外邊，而乃是在家裏呵。

在現在的世界上海漫畫家是汗牛充棟的，但却很少是有能幹的。我敢說現在還沒有人能競爭這世界最大漫畫家的頭銜。因為一般人都已公認這一頭銜是屬於大衛·羅這一個人了。

大衛·羅具有大漫畫家的三種天才，而其所具的每一種天才都是出類拔萃的。他有

話說，並有說話的勇氣。他有製圖家達意中肯的本領。他還有幽默——來使讀者發笑。甚至在心已他往。羅氏的漫畫幾乎每一個都能使人發笑，雖時常是猶笑。

如果說羅氏祇有這些天才，那是太小看了他。人不能生而就是大漫畫家。羅氏，由於思想上的不斷努力，才形成並加強了他的哲學。他知道他贊成什麼，並曉得他為什麼贊成它。對一切事情，他決不妥協。他的藝術由於不斷練習，由於他的每日大半天工作以及在他的工作中生活，甚至就是在他不實際繪畫的時候，他已經發展成一個感覺非常確實的人了。羅氏每畫一個面孔，都是象徵着某一人物。人無生而就能這樣的觀察人物。羅氏是經過一番努力才得到了這種熟練的工夫，所以現在他竟能這樣的運用自如。我們如果把他以前在（Sydney Bulletin）所登的漫畫以與現在他在「標準晚報」所登的相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在這兩次大戰之間，他的漫畫是有多大的進步了。

羅氏生於新西蘭。最近他寫道：

我弟兄三人，我們三個都在克賴斯徹赤（Christchurch）城的「男子高等學校」裏求學；但當我很幼小的時候，我的長兄就死去了，我的父親因為關心我倆的健康，就令我們棄學到一個農場去，並鼓勵我們多吃牛乳和雞蛋來營養我們的體格。我們在那裏一共七年，我學擠牛乳。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在農舍我每天晚間的主要事情就是沐浴和睡覺；但在離這個農舍不遠的地方有一所舊房

，那就是我的技術室。有生第一次我把我的兜裏所有的錢都拿出來買了滑稽性的刊物——『笑話木刻』，『世界談諧』，『嘲笑』以及後來的『興奮飲料』。

在我的這個寶貴技術室裏，我深刻的來研討繪畫並練習各藝術家的技術。

我的父母要決定我的前途，縱然我早已決定了。他們給我選擇了教會。他們說，藝術家是住在樓頂的小屋裏，並不十分受人恭敬的。

我繼續努力作去，我研討的結果並沒有成功，但是我的研究結果使我對於古典和歷史發生很大的趣味，到現在我還是有這種趣味。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的家人離開了農場，我是十六七歲，當時在克賴徹赤城正舉行一個國際博覽會，有黎諾(Fred Kayser)其人舉辦一個活潑的新週刊『人物素描』。從黎諾，我學會了不少東西，他是我所遇到的自然諷刺畫家中最好的一個。我參加了他的這個刊物，每週薪給兩鎊錢。我們倆時常一同作環城遊，在我給他畫像時，他總說話來分我的心，我對他也是這樣。

在十八歲時，我就開始自己的描畫生產，並勸導一個印刷者冒險以將來的漫畫刊登收入充作他的生產費。那是一個悲慘的生產，刊登人們都裹足不前，我很害怕印刷人瞧不起我。但是我開始對於政治有了真實興趣並開始有了正義感。我不願做一切不合乎我的新原則的事情及無意義的事情。」

到一九一九年，羅氏才離開新西蘭。他接受倫敦『明星』這一刊物的電邀。他到倫敦是用本名。他博得了國際名望，在一九二七年離開倫敦。自那天起，羅氏經常畫給『標準晚報』成千的漫畫已是該報的主要吸引人的東西。

羅氏除掉他的漫畫外，向不參加社會活動。他成天的在準備和創作他的漫畫——時常畫好幾個鐘頭來思索和研究。然而，如果誰想要知道羅氏喜歡什麼，他信仰什麼，他憎恨什麼，最好請來一讀刊在這幾頁上的漫畫。很清楚的，雖然英國僅在上月初才對希特勒主義宣戰，可是羅氏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業已對希特勒主義宣戰了。

那一個對呢？

(譯自 Post Picture, London)

大衛·羅論戰爭與漫畫家

吳一凡譯

就某一方面看戰爭使漫畫家的工作簡單了，因為在戰爭中祇存在一個題目，雖然每人都能意識到對於這一個題目自然要從許多角度去觀察描寫的。我以為，沒有比這再討厭的了，就是經常不變的描畫着敵人怎樣混蛋和下愚而我們英勇健兒怎樣把他打的氣喘吁吁。

看漫畫的人們都曉得事情並不那樣簡單的，他們希望知道怎樣、為什麼、和什麼時候把敵人打的那樣，這就是說漫畫家同時還必須是研究家，並且在他們握管濡毫以前還必須是預言家，而在今天當預言家並不是個鬧玩的事呵。今天我作幅漫畫等到外國新聞紙發表出來的時候就得在一個月以後了。通常每個人都能正確的說出國際現勢的姿態是將『沒有變化』，或者也能說出它將有變化；但是在現在這時代你怎能猜到一個月以後國際局勢究竟將呈現什麼樣狀態呢？假設希特勒沒按照我所想像的那樣做那麼我祇有把那幅漫畫囁嚅吞到肚子去了。但是我尚可以說我曾畫了許多關於希特勒的漫畫還沒吞嚥一個呢。這也許因為我們倆都是畫家的緣故吧。

過去畫戰爭漫畫慣用一種技術，就是你可以畫出幾幅英國獅子，俄國熊和德國鷹，栩栩如生和吐出這樣的話：『妙哉，小比利時！』或『先生，此路不通！』來互相問答。然而繩以現在的精神這些都太外行了，都似乎像是神話中的故事了。拿獅子或其他物件來象徵英國那已成過去陳腐的象徵了。至於以漫畫式人物來象徵英國與德國和以穿着希臘晚禮服的女人化身來象徵我們（指英國人——譯者）遠祖的帝國主義也都形成過渡了。就是說，除非你認為目前的戰爭是敵對的帝國主義間的混戰外，那樣畫法我是不同意你的。我以為，這對於大英帝國是不利的。同樣以「約翰·牛」來象徵英國也是不對的，「約翰·牛」是自矜的狹隘的愛國主義的象徵，無論內在或外在，與受過現代教育的優良英國了無相似之處。

假設你，能像我那樣，相信人物是他們所代表的政策的最合適的象徵，那麼戰爭中的人物們也不是不好繪畫的。然而主要的人物，譬如希特勒，並不是他那一方面的最好的典型。假如讓我選擇一個入畫般的戰神我將選擇一個高大黝黑猙獰的人物。希特勒有意當個入畫般的戰神，他也向此目標前進，然而不論你怎樣去畫他那副面龐，他的相貌是很不易繪畫的。這或者因為他的形態是很複雜的關係——他不像戈林是純諾爾族，也不像戈培爾是純地中海族。我畫希特勒的主要困難之一是當我把漫畫用無綫電拍送到外國的時候，在拍送的過程中不能把希特勒眼睛那部分的精細筆道全部反映出來，於是這

漫畫的像片到那頭的時候希特勒的眼睛却已在途中丟掉了。反之，戈培爾是很好畫的。以黑的，銳利的，集中的線條就可把他畫出來。站在世界人類立場我不願意他有何進展，但站在漫畫家的立場我倒不在乎戈培爾能夠很快的壓倒他的同輩，把他自己變成天字元號的人類公敵。

現在我正要到我的繪畫室裏去繪畫。條件並不使人怎樣感到愉快。我的苦惱之一是「蔽光」。我的繪畫室有一面完全是玻璃，可是在那上面釘着許多透明的紙因而把室內光線給弄黯淡了，釘紙的原因是防備敵機把炸彈丟進我的屋子裏來將我變成炸彈下的犧牲品。（意或若謂不釘上紙，則玻璃容易反射日光，遂易為敵機作目標——譯者）這事情的本身也就有它的幽默性了。

在像現在這個時候再沒有什麼可稱貴重物品。由於人對人所施行的非人道行為的現象而激起的憤怒常惹動漫畫家們產生許多傑作，正如一個大人踢一個小孩子的現象容易惹動你說許多話一樣。雖然根據這樣題材你可以大肆發揮，然而語略有含蓄筆勿太尖刻也為漫畫家應具的風度，同樣——對於諷刺在戰爭中像綠柱樹般的經常得意洋洋的一班欺騙，虛偽，與低能的人們也應當如此。

那是畫漫畫題材比較嚴肅的一方面。這裏還有比較輕鬆些的題材。從昨天到今天縱然有驚人的變化和極相反的景象，不管它們的意義如何嚴肅，然而也夾雜有它們的輕鬆

的方面。譬如徘徊街頭的每個人的肩頭上都帶着個盛防毒面具的小箱子；在「蔽光」時問人們的帽子上都帶着發光的彩色的紀念章；乘火車的旅客們在黑暗中都互相以「貓眼」來注視着；靜穆的郊外居民當警報聲一響都跳下牀來急忙的鑽進防空洞裏去；特萊法爾格廣場（Trafalgar Square）中查理士第一的塑像埋沒在沙袋中。

要知道我們的所得稅最近每鎊提高到七先令六便士。你可以相信吧（錢是一種嚴重的問題），當財相在報告預算中宣佈這一點的時候，舉下院裏都歡笑了。雖然我，像其他的人一樣，嚴重的真實的被剝削着，但我很感愉快。

漫畫家在社會中所佔的地位（但非全部如此）是一個小丑的脚色，在像現在這個時候它簡直恰是個丑腳。英國民族的力量是它能夠眼睛看着漫畫心裏就忘掉痛苦。據我看，一個職業畫家和一個信仰人道主義者的我，這種力量就是一個民族偉大的徵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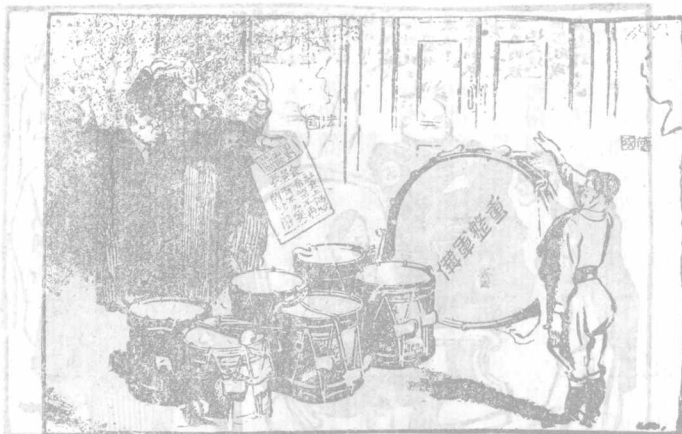
（譯自 The Liste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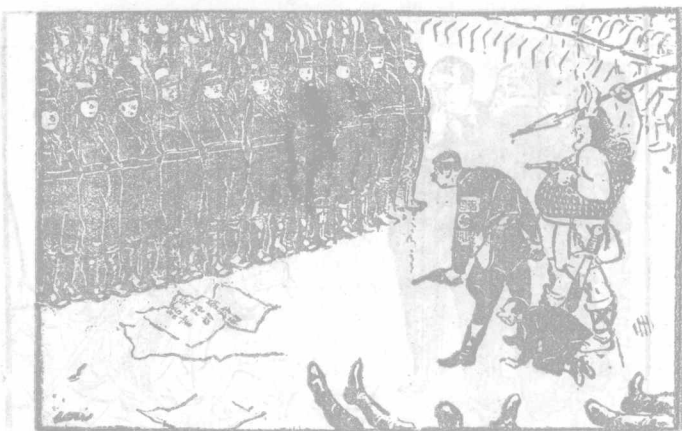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
希特勒在政
策
時在希特
勒登台後
，並在二
月二十七
日納粹縱
火焚燒國
會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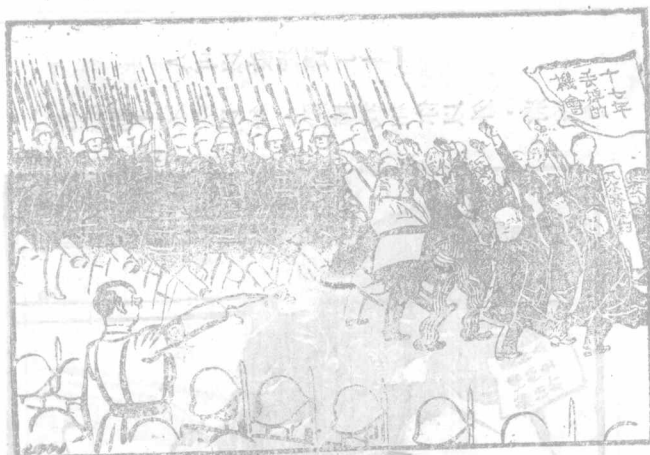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
「好吧
——現在
把這個
東西怎
麼辦呢
？」
時在德國
以協約國
違反凡爾
賽條約為
藉口而高
唱重整軍
備後。



一九三四
年二月二
日
退還德
國的戰
鼓
在下次大
戰所俘虜
的德國戰
鼓已交還
德國。此
外又請德
國重返國
聯。



一九三四
年七月三
日
他們現
在以雙
手敬禮
在羅木、
墨尼斯、
思斯、特
及數百納
粹突擊隊
士兵被希
特勒下令
所屠殺以
後。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
有原因
纔有結果
羅氏指責
謂：希特勒主義是
由於英法
老朽政治
家的錯誤
所致。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有一種
合理樂
觀的神
氣
在西門和
艾登謁見
希特勒企
圖彌補歐
洲和平以
後。

「希特勒！不久以後，除掉我和你以外，將沒有人可以被指責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